

A: 最近忙什么呢?

任: 我刚参加了“济南摄影双年展”, 参展的部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实验单元。一共六个策展人, 做了六个主题。我参加的主题是: “日常不安-图像泛滥时代的价值判断”, 策展人高岩。参展的作品一共三张雪山系列的素描, 雪山这个系列里面的图像来源, 有谷歌邮箱的网页背景、雪山旅游的游客照片、电视纪录片截图等等。我的作品在这里出现, 其实有些争议。因为这是一个摄影双年展, 但这个单元我们更想呈现关于探讨摄影边界的作品, 反而媒介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摄影的本质是“观看”, 我们如何去观看现实世界? 我的素描全部使用网络上的风景图片作为基础, 用铅笔在黑色画底上复制这些图像。

A: 为什么选择雪山?

任: 我对雪山有一种精神向往, 它那种耀眼的白色和伴随地貌形成的抽象纹理有一种神圣感。今天的我们想要看到原始的风景是很困难的, 处处都有人工的痕迹。而生活在城市中更多接触到的是, 那些处于各种不同目的被加工过的风景影像。我所画的风景区参照的, 其实是被电脑处理过的图像信息。这也反映了今天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困境, 我们常常只能借助二手图像和人为加工的风景, 去满足人类对自然的天然追求。

A: 摄影“摄”算是个动词有那么一个动作, 用素描的形式来表现你当时怎么想的, 没有选择油画或其他材料?

任: 铅笔是一种直接简单的材料, 每一根线条记载着身体运动的痕迹, 具有手工感。我感兴趣的是当那些线条累积后出现的光泽, 它更凸显了石墨材料本身的质感, 而不再是绘画中的黑白, 它有他的物理性。我更像是在纸上做雕塑, 只要材料本色。

A: 你怎么理解抽象?

任: 我一位老师举过一个例子, “当你面对委拉斯开支画的教皇, 走近盯着他的红袍子的细节, 那就是抽象。”我觉得, 抽象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缩简。当你俯视大地的时候, 大地的轮廓也是抽象的。立方体出现的时候, 抽象已经出现了。抽象不是大自然存在的形式, 或者可以换个观者的角度, 当图像不能以现实事物的图像经验来进行识别的时候, 就是抽象了。

A: 你觉得普通人怎样看懂抽象?

任: 放下“这是什么?”的观看包袱, 让自己的眼睛无杂念的去感受。体验画面中的形状、色彩、节奏, 有时候什么也不是, 就是画面本身。如果能再看看艺术

家的背景资料，了解他们的意图就更好了，不同的画感触是不同的。如果要总体上讲，是一种人特有的“提炼的智慧”。

A：你之前的很多作品运用了抽象。

任：我的作品首先作为绘画可以成立，因为有绘画的载体-画框、画布，还有绘画材料-铅笔、涂料，但是从观看上来说，光泽的表面随着我们视点的移动发生变化，更像是观看雕塑的方式。我其实在寻找一个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，模棱两可的领域。比如“镜子系列”，形状绝对是抽象的，但是我是按照现实存在的镜子原型，同尺寸比例去复制出来的素描，这就难讲它是现实还是抽象了。

A：你觉得你的作品用素描表现更贴切？

任：我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，其实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发现素描更适合自己而已。我在国内上大学时是在油画系，学了很多技法，慢慢的开始厌倦了，然后放弃了绘画有四年的时间。当重新回到这个媒介的时候，我试图去除技术，尽量用最直接的方式创作，还有就是我要防范惯性，所以我采用找到的图像，而不是依靠直觉绘画。大自然中的图像已经非常丰富了，远超过人的想象力，我没有必要去创造图像。我把世俗的网络图像提纯，加工成一种纪念碑般的绘画，如同一个不朽的瞬间，但当你识别出画面中的 Logo、人影、建筑，以及看到作品的名称是一串无意义的代码时，这种沉重的荒诞感就出现了。我尽可能的去除光影的影响，只用铅笔去画水、雪、人、建筑、logo，等等。自然以外的部分都被我刻意留白或留黑，它们与“回归自然”的期望是相悖的，但这种剔除的做法还是会在形状上若隐若现地显露出它们的存在，最终变成一张支离破碎的风景画。

A：素描颜色单一，你是怎样用一些技巧弥补缺失的颜色？

任：当我选择去强调铅笔反光这种物理性的时候，颜色已经不存在了，铅笔不再去担当表现黑白灰的任务，而只是光亮的、薄薄的“泥土”。我以物理视角去重新审视绘画，铅笔那种颜料的功能实际上被消解了。

2014年11月2日